

# 《海街女孩日記》 重組家之記憶



日本漫畫一向備受追捧，無論是愛情、親情、奇幻，還是探討生存、命運、抗爭的作品，都各有市場，亦非常適合影視化。

不過，改編漫畫亦講求技巧，可以像《寄生獸》忠於原著，也可以像《進擊的巨人》般完全創新，而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新作《海街女孩日記》則在保留原著漫畫《海街diary》的風格下，將鏡頭聚焦在親情上，通過一年四季變遷，娓娓道來四姐妹如何學會接納、包容、面對生死等人生命題。

文：Christy

由吉田秋生創作的《海街diary》自2007年起在《Flowers》雜誌上連載，故事以同父異母妹妹淺野鈴的視角，講述發生在她身邊的小故事。而是枝裕和在漫畫一推出後便看了，當時已深受感動，決意改編成電影。起初，他打算忠於原著拍攝，但發現兩個小時並不能涵蓋太多內容，於是將四季變遷為場景，集中講大姐與三個妹妹的關係。看似溫暖窩心、療癒性強的故事，隱隱包含了很多嚴肅的命題，如父母離異、學會放下、自我救贖等。

### 不愠不火

在拍過《誰知赤子心》、《奇蹟》、《誰調換了我的父親》等探討家庭關係的電影後，是枝在掌控親情這個命題上，可謂爐火純青。沒有太多戲劇衝突，沒有大家族式的吵吵鬧鬧，是枝電影總是不愠不火，在看似平淡的節奏中，牽扯出千絲萬縷的糾結。譬如在《誰調換了我的父親》中，福山雅治飾演的精英父親在發現兒子被調換後心境的波瀾起伏，小孩子喜形於色的態度，都刻畫到肉。

《海街女孩日記》亦延續其「輕描淡寫」的風格設定，姐妹間沒有打鬧爭執，最多只是大姐綾瀨遙與二姐長澤正美的幾聲爭吵。三姐妹因參加父親喪禮而邂逅了同父異母妹妹鈴，一時衝動下將她接來同住。面對「壞女人」生下的女兒，電影沒有出現「灰姑娘」式的折磨與殘虐，三姐妹平靜的生活反而因為妹妹的「介入」，而帶來生氣，父親留下的祖屋似乎多了一點生命力。

三個姐姐對鈴雖沒有惡意，但也說不上完全接納她，譬如二姐的男朋友便質疑鈴居心叵測，似是為爭奪遺產而來；而三個姐姐的生母來訪，亦讓四姐妹亂了手腳，鈴更覺得尷尬不已。這些小細節充分表現了



鈴作為第三者走入一個「陌生」家庭時，各人的心態與糾結。

是枝喜愛拆解家庭關係，這也讓人想起日本著名作家淡佳苗。淡佳苗曾寫過多本探討家庭的小說，如《告白》、《母性》、《睡在豌豆上》等，而《睡在豌豆上》更是以姐妹為題，「姐姐是誰，誰是姐姐」的疑惑貫穿全書，矛頭直指家人的真偽。當然，淡佳苗的筆觸是嚴肅、充滿壓迫感的，而且她抽絲剝繭每個角色的心理狀態，殘酷地揭開人們隱藏最深的情緒，看罷總帶有一種鬱悶感。

### 家之味道

食物亦是連結家庭的一個媒介，若有追看《深夜食堂》，大概對食物所起的作用不會感到陌生。掌管食堂的老闆小林薰，煮得一手好菜，並以這些食物勾起食客的情感。《海街女孩日記》中不乏食物之描寫，譬如每次做白飯魚刺身時，便讓人想起父親的味道，父親在幾姐妹還小的時候，經常做白飯魚料理。對於三姐來說，每次煮魚排海鮮飯，便會想起外婆，因為她對父母都無甚記憶，惟獨記起外婆煮的飯菜。

家中又種有梅樹，每年青梅成熟時，大家總會採摘青梅，將之釀成酒，儲藏起來慢慢品嚐。祖屋的櫃子裡藏了很多梅酒，最久的一瓶，是外婆釀的，大姐便



### 新戲上場

文：Christy

## 《珠峰浩劫》 向極限挑戰

人大抵都有顆不怕死的心，遇強愈強，明知危險處處，卻依然渴望挑戰極限。

由巴塔薩科馬哥 (Baltasar Kormákur) 執導的《珠峰浩劫》，海報、預告一出，即讓人萬分期待，除了演員星光熠熠外，劇組更赴珠穆朗瑪峰實景拍攝，多角度呈現珠峰宏偉、險峻的一面，同時通過航拍、垂直仰拍、俯拍等，營造磅礴、壓迫感。然而此片早前亮相威尼斯影展時，卻被外媒狂批，一來電影商業味濃鬱，不符合影展口味，其次便是劇情薄弱，未能好好發揮，予人華而不實的感覺。

《珠峰浩劫》根據1996年一宗真實山難事件改編，兩個商業登山隊在珠峰遇上風暴，因未能如時下山、缺乏氧氣、體力耗盡等原因，最終八人喪生，事件震驚全球。事實上，在登山設備愈來愈先進、專業登山隊多不勝數的今天，發生如此嚴重的災難屬十分罕見。當然，這兩年因為風暴、地震引致的山難亦極為轟動，死亡人數比當年更多。

而1996年的這宗事故，天災固然是其中最為致命的原因，但人為疏忽亦間接促成意外，尤其是兩個登山隊因競爭而忽視危機，表面上是合作關係，在關鍵時刻卻未能互相幫忙。「冒險顧問」領隊羅拔雖然在危難前沒有放棄同伴，卻犯下極大錯誤，縱容隊員而延誤了下山時間，若非如此，以他的能耐應可逃過厄運。此外，登山隊伍過多，讓珠峰變成一個市集，工作人員預先放置的氧氣瓶在危急關頭被發現氧氣已用光了，導致多人因缺氧死亡。

導演很努力地呈現珠峰的險要、登山者堅毅不屈的精神，惟未能好好鋪設線索，角色之間毫無互動，各有各的追求，登山路上亦各走各路，完全不似一個團隊。而羅拔與另一個領隊史葛的關係，理應亦敵亦友，但電影沒有充分發揮這條線索，亦沒有講兩隊人如何合作鞏固團結、開路。或許是商業登山隊之故，事事有人打點，一切牽涉技術層面的操作，如接鋼絲繩、搭帳篷、用飛虎爪、放氧氣瓶等，均沒有交代。

全片121分鐘，但緊張刺激欠奉，戲劇衝突也沒多少，除了層層疊疊的山景略有看頭之外，實沒有太大驚喜。

以登峰為題材的電影並不少，最經典當然要數1998年的《珠穆朗瑪峰》，雖然是記錄片，但將登山隊克服種種困難、攻頂的瞬間記錄下來，極為震撼。而2003年的《冰峰168小時》則講一對登山拍檔發生意外後，如何渡過難關、絕處逢生的經歷，十分經典。

相比之下，《珠峰浩劫》顯得平淡，但片中登山團隊因理念不一而衍生的矛盾也值得探討，當愈來愈多人為了個人理想、冒險等原因挑戰極限而忽視自身能力時，會否是另一個危機？



### 生死有時

接納死亡、面對死亡是本片一個重要的命題。片中多次出現葬禮及拜祭場面，去世的生父、外婆，還有最後逃不過病魔的二宮姨姨，生命隨時間流逝，過去的怨恨彷彿也可以順便放下。電影開始時，大姐對父親當年拋下家庭離去而有所怨怒，但參加完喪禮、在鈴加入家庭後心結好似慢慢解開了，她說，生下鈴這麼好的妹妹，父親也是一個好人，言談間不再責怪父親。

而她們與生母僵持十多年的關係，亦在一個細雨紛飛的下午，在去拜祭外婆的路上得以解開，那一刻，她彷彿明白到母親這麼多年來過得也不容易，在她開始照顧鈴後心境得到救贖，不再執著於過去。

當然，二宮姨姨因弟弟要分家產，雖守不住海貓食堂，但多年來的食譜都被另一食客收藏下來，並在他的咖啡店還原這些味道。生火輪迴，小鎮風光輪替，這或許也是枝所說的「人雖逝去，但有些東西是可以傳承的。」

鎌倉岸邊的海浪翻滾不斷，但小鎮依舊不變，儘管人事來來去去、離離合合，但春天的櫻花海、夏天的煙火節、秋天的紅葉觀景依舊不變，日常的事情也是一件接一件發生。生活，便是如此。

### 影評

文：張錦滿

## 烏克蘭印度低成本佳作

Movie Movie 頻道有句英文口號「看電影，認識世界」，我很欣賞，也很認同，我看電影便是為了這個目的。

烏克蘭電影我從未看過，難得有部《性本無言》(The Tribe) 在香港上映。對國際新聞敏感的人都清楚，烏克蘭受制於俄羅斯，拍電影難有創作自由，想表達內心的話，便要通過狹縫來表達，而第一次拍長片的40歲導演Slaboshpytsky，描寫聾啞學校青年學生，全以手語來溝通，全片沒有對白。

此片連旁白、字幕都沒有，明顯要避過政治審查。作者創作「無字天書」，審查員便連剪一刀都沒機會，甚至欲禁也無從入手。很奇怪，本地未有文章提及此點，反而說導演賣弄，甚至剝削演員，我不禁語塞。

到過烏克蘭的朋友告訴我，當地政經情況不容樂觀，不難理解此片所涉及的社會黑暗面，令人心寒。聾啞學校當然是比喻社會，那裡有幫派，做各種犯罪勾當。想像不到的是，男生當馬伕，帶女生賣淫，其交易是在跨國貨櫃車上進行，叫人大開眼界。

此片無聲演出，一來風格化，二來更突出其社會黑暗的程度。片中有場墮胎戲，現場環境簡陋惡劣，少女在原始情況下接受手術，叫人吃驚。全片無對白、無文字，產生強烈反差效果，震撼觀眾。

導演看世界的眼光卻非完全冷酷，片中亦有溫暖場面。馬伕戀上妓女，聾啞男女在鋪鐵皮的濕冷硬地上做愛，名符其實是相濡以沫。影片結尾，聾啞男脫離惡劣環境，以暴力虐殺來個



■《性本無言》

江湖了斷，然後再上路，繼續浮遊人海裡。

這部電影其純粹程度絕無僅有，比默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在2014年康城影展，連奪影評人周最佳電影大獎等三個獎項。

轉過頭看印度27歲導演塔哈尼第一部作品《開庭》(Court) (香港譯名改為混水摸魚的《我要真普選》)，他不單勇奪威尼斯影展最佳新導演，更從「地平線單元」評審主席許鞍華手中接過最佳電影獎。

這部電影從頭到尾都是法庭戲，相當風格化，確具資格入圍國際影展。注意，片中的法庭相當街坊，多審理瑣碎案件，平易近人，非嚴肅悶片。導演很有興趣以法庭所審訊的小事件，來反映印度社會實況。

影片有針對法庭荒謬之處，其中兩宗案件涉及政治、冤情。阿伯在街頭唱歌，嘲諷政府幾句，卻被拉到警局，被誣告以歌曲來教唆他人自殺。

此部低成本作品，製作簡單，可貴在意念，一個坐滿二、三十人的法庭，連鏡頭位置也固定了，卻拍得可參加國際影展之作，讓世界各地影迷關心印度社會，很讓我欣賞。

烏克蘭和印度電影比香港電影的成本更低，卻拍出佳作，並獲得國際認可，在世界各地上映，本地導演真要反省一下。

### 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## 《Fear the Walking Dead》補白

美國高收視劇集《行屍》(The Walking Dead) 第六季將於十月回歸，率先回來的有《閒話行屍》(The Talking Dead)，和最新的衍生劇《Fear the Walking Dead》。

《Fear the Walking Dead》的時間設置在《行屍》的主角Rick昏迷的那段時間。在《行屍》第一季第一集，Rick在醫院中昏迷了好一段時間，醒來時這個世界已經變成行屍的世界。然後人變成行屍的過程是怎樣的？整個社會制度是如何崩潰的？在《行屍》裡沒有解答的這些問題，成為了新劇的背景。

不像《閒話行屍》要求觀眾要看過《行屍》才能投入嘉賓們的對談，《Fear the Walking Dead》說的雖是同一個世界的故事，卻是完全獨立的故事。第一季六集，目前才播了兩集，而第二季也已經被預定了十五集。

劇集描述癡君子Nick在教堂裡目睹身上插着一把刀的女友正在生吞人肉，嚇得衝出馬路，並發生交通意外送進醫院。Nick以為那是自己的惡夢，並想找賣毒品給自己的朋友查明真



相，卻失手殺死對方，並目睹對方變成行屍。

《Fear the Walking Dead》其實是一個家庭的療傷。Nick的媽媽Madison與未婚夫Travis努力守護家庭，並企圖在事情惡化前逃出城市。偏偏政府對一切緘默，人們把行屍視為流浪漢，事情雖未發展至不可收拾，但大家也知道世界終將敗壞。

此劇繼承來《行屍》漫畫原作者參與開發，於是我們可以看到，在變異的危機裡，主角一家的衝突與矛盾，如何在這個世紀危機中得以完成。